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十六卷 方正士活判幽魂 惡孽人死遭冥責

一

孰是如來孰是仙？須知地府有威權。

倘然善惡無公道，頭上蒼蒼不是天。

昔寧都魏叔子篤信地獄之說，為事理所必有；而誦經禮懺，消災滅罪之說，為事理所必無。蓋謂崇佛可以滅罪，則勢力之家，不妨窮凶極惡，一任我所欲為，但郵其十一之資，誦經禮懺，即可免罪。是閻羅王只同畏勢恂情之庸吏，而亦阿黨好諛，可以干請關說的了。小人恃此，益肆然而為惡。譬如豪貴子弟，倚著父兄親黨聲勢，為害鄉里，事發當有救書至也，焉有道理？然據此以廢地獄之說，則又所謂懲噎而廢食，斷斷不可。因作《地獄論》三篇，以告天下後世。

其一曰：

或問：「佛說地獄有之乎？」魏子曰：「吾不知佛為何如人。其說地獄，則不悖於聖人，無惑也。」曰：「然則聖人何以不言？」曰：「前之聖人不言，後之聖人言之，何必同？且夫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正夫賞罰，天下一侯大夫，譏貶天子，事皆出於創說。使非聖人為之，則眾人懼矣。古之聖人，言上帝後土鬼神禍福感應之事甚備。而佛氏衍而象之，其何怪焉？且子亦知地獄所以說乎？三代以上，禮明刑平，君相治於上，百姓安於下，故鬼神無所事賞罰。及走世道衰，刑賞亂，善惡淆，人心鬱而不平，或惡極罪重者終以死，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，天下之人以為事之適然，不必其善獲福惡得禍也。於是善無所勸，而惡無所懲。子不見夫宋子業，趙石虎之殺人乎？不見夫曹操、劉裕、華歆、秦檜、崔立、蒲受耕之奸賊乎？不見夫隋楊廣、金完顏亮之淫逆乎？國家之法，至於凌遲止矣，甚而門誅，甚而赤族止矣。今夫剛狠之人，愍不畏死；殘忍之人，則立視其父母子姓之死，不以動其心，而又門誅赤族之刑，濫而無當也。是故，人莫痛於身受極刑，刑莫慘於求死不得。求死不得，莫甚於死可復生，散可復聚，血肉糜爛，復可成體，以輾轉於刀鋸鼎鑊之中，百千萬年而無有已極，於是干請賄賂無所謀，孝子慈孫總不能代，惡報極於及身，株連不及於一人。嗚呼至矣盡矣，無以復加矣，於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，於是而人勸人懲。」

其二曰：

三代以下，刑賞不足以懼人。於是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名懼之。

曰：汝弑汝君與父而為帝王，極富貴，擅威福，天下頌神聖，縱自以為得計，而書之於策，則亂臣賊子之名，億萬世不能去。但名之為說，可以動天下之智者，而不可警天下之愚人，與天下不自為愚，而蕩軼非常之人。何則？愚者見目前倡優盜賊，為其實，安其名，不之恥也。蕩軼非常之人，則以名者身後之事，吾有知乎爾？吾無知乎爾。且吾有身耳，名得強而命之。若至身後，天下每多姓同名同，何必其是我？天下即無姓同名同者，亦何必其是我？故不勝私欲之忿，則曰「不能流芳，亦當遺臭」。嗚呼彼固不嫌以亂臣賊子自居矣，名保足以懼之？然執基人鋸鼎烹之於其死，是故，刑賞窮而《春秋》作，《春秋》窮而地獄之說起。

其三曰：

或言：「佛未至中國，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。後世死而更生，言地獄事，非誕則忸於習聞，妄生神識耳。」魏子曰：「漢唐以前，狐突見共世子，荀偃頤晉厲公，亦既徵其事矣。且即以為自古無之，而三代以下，可造而有。何則？天下之事，莫不自無而之有。天地何始？未始以前，無天地也。萬物何生？未生以前，無萬物也。人浴而振衣，豈有驅蟲哉？久則蚤蟲生，又久之，而蚤蟲牡壯長子孫。令人目無蚤蟲，以有蚤蟲，而卒不怪者，習於常也。末世賞罰失措，人心憤一，則必有鬼神以泄其不平，久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，心之所思有是焉，感恩仇之祝而詛者有是焉，於是而地獄成矣。蜚蜮之轉丸也，丸成而精思之，有口而白者，存丸中；治金丹者，晝夜精思，而神丹生於虛器。故曰：心能生氣，氣能致精，精能成形。」而或曰：「鬼無形也，庸可執而撲乎？」《易》曰：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」未有狀則有形，有情則有識，有形則可拘而制，有識則可疾而苦。子不見夫夢乎？夢無形也，夢人鞭之，則夢中之身痛焉。夢食珍美羹味，則夢中之口甘焉。古以形致形者，人之治人；以無形致無形者，鬼之治鬼。譬如馬鳴雀叫，人不得通，而彼雀馬則能通之；鳥翔空中，人不能鬥，鳥則鬥之。是故，鬼可執而撲也。或曰：「佛說地獄，惡人不息，說之無益明矣。」魏子曰：「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，則亦將曰《春秋》可無作耶？是故，地獄之說，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。」

這三篇《地獄論》，明確透辟，是作者以菩薩心腸，現閻羅王相。乃讀幾句死書的人，或疑其不經，謂非學明道之言。不知生不償罪，死必極償，又決非誦經修齋可免，的是千古至論。就是古無地獄，吾知叔子既創此論，上帝亦必道其言是，設置刀山風火等獄，以待不忠不孝，窮凶極惡之人死後受罰，以抒天下不平之氣，垂萬世無窮之戒。況乎果報昭然，實有信而可徵者乎？

看官，你道幽明異路，那得信而有徵？要知這件事並非在下捏造出來的，卻有一位道學中人，生平不欺一人，不誑一語，上帝念他為人正直，即在陽世上已命他掌理陰司賞罰，煩悶人間善惡。姑說他一二樁判斷的事，人人聽了，都要不寒而慄，即要不信，也不能不信。試聽下回述來。

二

三教本來同一理，鬼神原是在人心。

平生正直存公道，不斷陽間也斷陰。

話說吾鄉崑山縣地方，有一前輩先生，姓朱，號柏廬。係明朝諸生，人都稱他為「柏廬先生」。先生存心忠厚，立品端方，專講性理之學，不喜釋、老之書。人家寫的「黎明即起」這篇家訓，就是他做的。真是獨臥不愧衾，獨行不愧影的君子。至若文章博雅，學問宏通，乃其餘事。平日教導生徒，先實行而後文藝，故出其門者，皆有學有品。望而知為柏廬弟子。故提起他姓氏，未有不欽敬的。

先生一夜朦朧睡去，見有無數人役到門迎接，請往冥間審理事件，遂乘輿而往，到一所絕大的衙門，堂殿巍峨，氣象整肅。回顧自身，冠履袍服，已非今制，儼如戲台上的王侯打扮，便即升座。兩旁侍立書役皂隸、牛頭馬面等眾，皆如廟中泥塑的狀束。庭下排列儀仗，槍刀劍戟，無一不有。伺候人役，濟濟滿階。有一判官走上，打了一拱，送上一碗湯來，內有黑團子五個，請食了審事。先生吃過，問是何物。判官道：「是五個鐵丸。此陰司規矩，凡鬼魂當面，即有親屬朋友，亦要照律科斷，留不得一毫情面。倘一徇私情，腹內的鐵丸便要變紅了燒將起來，教你片刻難忍。」說罷，就呈上多少案卷。逐件判斷，忙忙的審了一夜，到天明才醒。自後夜裡總往陰間審事，絕不敢漏泄於人。

只是先生訓徒甚嚴，平日夜課時，不至半夜不止，坐在學堂裡，絕無一些倦容。自從管了陰司的事，用過夜飯，便即欠伸要睡，限了學生功課，自己便閉門高臥，並叮囑門人莫來驚動。有時日裡亦閉門去睡，任你高聲叫應，全無動靜。學生們心疑，叩問其故，始初笑而不言，繼而說出緣由，才曉得先生並非貪睡，被陰司請去審事了。從此先生睡去，學生們相戒勿去驚動。

一夜審事，勾到一個鬼魂，卻是平日相好的朋友。其人曾中兩榜，因年紀有了，不去做這民，平日兼通釋典，修齋奉佛，朝夕禮誦經文，要修到西天路上去的。卻查其生平功過，少年時節，曾往尼庵遊玩，見一少年尼僧頗有姿色，動了淫心，一時把持不定，奸宿了他。這得罪案倒也不輕，蓋冥中淫律最重。故曰：「淫人妻者，得子孫淫佚報；淫人室女者，得絕嗣報。」若奸宿尼

姑，尤為敗壞清規，污穢佛地。今犯此罪孽，又無善事可補，注定轉世投入狗胎，變為畜類。

柏廬見了，因念平日交情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便問道：「汝向習經典，還記得麼？」要他記得，便是本心不昧，或可挽回。那人答道：「全不記得。」又手寫一「佛」字與他看，道：「汝還認得此字麼？」答道：「不識得。」又道：「你朝夕持誦的《大悲神咒》，難道也忘記了？」答道：「不知。」先生便高聲念出一句《大悲咒》來，要他接下念去。他益發茫然，不知接誦。那知才誦得一句，兩邊侍立的判官書吏牛頭馬面等眾，都伏倒地上。蓋《大悲咒》都是佛號，神鬼欽服的。而腹內鐵丸亦漸漸升起，如烈火燒到心上一樣，便叫左右把張狗皮披在他身上。只見那人向地一滾，已變了狗形，搖頭擺尾而去。醒來心下戚然。一到天明，即叫人到某家去打聽，回說：「其人已於半夜急病而死。」為之咨嗟不已。弟子叩問其故，細述夜來所判。看官，要曉得柏廬本不欲說，所以說者，欲少年子弟勿犯衰淫，庶免墮輪迴，卻是一片婆心，並非不隱人過也。

又一日早起，連呼某人可憐，蓋某亦先生舊友。弟子問道：「某人現在某處做官，聞他地方上遭遇荒年，賑飢安邊，賺了若干大元寶，正是得意時候，先生為何說他可憐？」柏廬道：「正為這節事上，不久就有滅門之禍了。」弟子問道：「何至於此？」柏廬道：「你想百姓遭了凶荒，流離困苦，餓得慌了，草根樹皮都拿來充飢，正所謂老弱轉乎溝壑時候。難得朝廷加恩百姓，教地方官發米賑濟。那辦賺的官實心奉行，一家數口，多領了一斗二斗的米，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，倘或另有接濟，便可不至餓死了。今乃瞞心昧己，只顧一身，該給兩口米的，克落了一口；該給一石粟的，克落他五斗；設廠施粥，逼迫大戶捐米捐銀，開消公用；粥中和入冷水石灰，又限定一人一碗；還有到遲了吃不著的，白白裡趕來忍餓，倒弄得臭氣熏蒸，死者無數。官府漠不關心，只願死者多，食者少，便可多落幾擔米，多賺幾萬銀子。豈非上負朝廷，下害民命？這罪孽那得不重？昨夢呈到一宗案卷，冥官叫我判定畫押，上奏天曹。予細閱卷宗，乃是侵盜賑米的官吏罪案。罪之輕重，照他侵盜多寡為定。輕者暴死，重者滅門，貶入地獄中，轉世為牛馬，為犬豕。輕者子孫乞丐，重者斷種絕嗣。今某之罪，正犯極重一條。親友幫辦分著的，罪亦不免。不久就要勾到，故我深為歎息。」弟子道：「如此，可懺悔得麼？」柏廬道：「懺悔一道，要視乎人。其人若本來為善的，修齋禮懺，只當存養善心，不求福而福自至。若積惡的人，罪已犯實，欲借僧道之力，經典之功，以資冥福，譬如割別人的肉，貼得上自己身上麼？你們日後倘得出仕，總要愛民之心，遇著飢荒年歲，盡力賑恤，切勿假公濟私，一毫沾染。我恐某人的一家，就有凶信到了。」遇然隔了月餘，傳得信來，說某人合家染了時疫，父子四五口，不上數日，相繼而亡。更有奇者，他一匹心愛的白馬，到他死的那日，尾上之毛退得精光。這明明畫出一絕嗣的影子來了。門人始歎先生的話果然一毫不差。